

喜欢，可拿走

尹画 (上海, 白领)

我在某平台开了个账号，想一个人悄悄记录植物观察。记录，是我活过的痕迹，也是我对生活热爱与眷恋的印记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给了我动力。现在我每天散步都像寻宝，总在想，今天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？

曾经，我是个植物盲，只认得几种最寻常的花草。是记录，慢慢练就了我观察事物的眼力。遇到不认识的花草，我就举起手机识别。有些名字，原来是早就听过的，那种“对面相逢不识君，原来你就在这里”的惊喜，只有亲身经历才懂，那是发自内心的欢喜。

有一天，我下楼倒垃圾，回来看见大厅角落放了四盆花，边上贴着张纸条：喜欢，可拿走。想来是哪位邻居搬家留下不要的。若是放在从前，我一定是扫一眼就径直走进电梯上楼。可现在，我是一个要更新植物账号的人。于是，我拐向了那个角落。

平日空空荡荡的大厅，因为这几盆植物，瞬间多了几分生趣。我心里很想拿走一盆，但身处高楼，阳台封闭，我更喜欢水培多过土培。不过不妨碍我蹲下来，陪花说会儿话。

“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我举

着手机识别，心里轻声问。手机给出了答案：第一盆是铂金钻蔓绿绒，属于天南星科，当下很热门的室内观叶植物。第二盆，重瓣朱槿。第三盆，是重瓣朱槿的幼苗，小小的，还没有开花。第四盆叫玉树，属于多肉，也叫玻璃翠。这个早晨，一个角落，四盆花，给了我一份不期而遇的小欢喜。

喜欢，可拿走。能拿走的拿走，拿不走的，我就记着。这些生活里的细节，不会自己说话，你若留意，它们就像遗落的珍珠，捡起来，日子便会透出有质感的光彩。



缓存清理中

查晶芳 (安徽宣城, 教师)

白露一过，秋凉渐浓，打开衣柜找秋装。拉开只能虚掩着的柜门，各种衣服挤挤挨挨涌进眼帘，随便翻了翻便乱成一团，看着着实堵心。是该好好整理整理了。

理着理着，手上动作慢了下来。主要是那些久已不穿的衣服，该何去何从？这件蓝色连衣裙，恬静清丽，淑女风范。那件通体闪亮的锦缎旗袍，有同事说像看服装秀。另有不少喜爱的衣裙，簇新如故，却再也无法穿上，因为身材已不似从前。柜子最下层还码着好几个

鞋盒。清一色高跟鞋。十年前，我步步生风；如今，只能穿浅浅坡跟。

昔日之好，俱成负累，念及丢弃，犹怀不舍。再次拎起蓝色连衣裙，我忍不住又穿上了身。可上半身紧得像套了个箍，腰也勒得透不过气。忽觉我真真正正不舍的，或许并非裙子本身，而是那个曾经年轻亮丽的自己。人类无法青春永驻，现在的我，已无缘这些衣物。想到此，原本紧攥的手不由松了下来。

最终，我把那些闲置经年的衣服、鞋子，全部清出来了，衣柜渐渐空出

来许多。留下的衣裙或叠，或挂，各归各位，清清爽爽。现在，所有衣裙都不挤不挨，疏朗有致。风穿窗而入，纤薄的衣裙轻轻晃动，晃着晃着，又静了。柜子里只余淡淡樟脑气息和让人心安的棉布味儿。

看着焕然一新的衣柜，心里骤然松快起来，恍如开了一扇窗，清光流泻，亮堂，舒爽。看来，辞旧物无异于清除精神缓存，它让我们生命的空间更宽净敞亮，更“空空如也”。而这“空”，何尝不是另一种丰盛呢。

